

峡谷之恋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 【英】卡德兰著·吴大成 译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

峡谷之恋

[英]卡德兰 著·吴大成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召庆

世界名著·爱的故事

峡谷之恋

[英]卡德兰 著 吴大成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 58/16

字数： 11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207-00529-6/1·92 定价：1.75元

第一章 一八五〇年秋天

虽然马车的结构坚固而且耗资昂贵，但蕾安娜仍感觉强风正呼呼地从马车的每个缝隙中钻进来。

事实上，整个荒原正刮着强劲的大风，连马也只能缓缓行进。

眼前的情景，给人的感觉真是十分凄凉，前些时候，这里还是那么风和日丽，对着一片紫色的原野，她常会呆坐凝视，为之出神。

每当她观赏着银白色的瀑布倾入溪流的时候，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也令她着迷，在她内心激起孩提般的兴奋和喜悦。

“此地的景色甚至比妈妈以前所描述的还要美。”她心里这样想着，同时也认为再没有什么事比来到苏格兰更令人兴奋的了。

当蕾安娜还只是个小女孩时，她母亲就跟她讲述过许多有关苏格兰格伦家族的纷争以及杰克拜人奋起革命的英勇故事。

这决不只是一般所谓的英雄故事。对她母亲来说，它们是如此的真实辛酸，而且带有无限的乡愁。每当她讲述时，

总会感情激动，声音颤抖，让她女儿永远难以忘怀。

虽然她母亲远居异乡，可是直到她临终前，她的一言一行，仍然保有一个苏格兰人的传统。

“尽管你母亲是多么的爱我，在她眼里，我毕竟只是个外地人而已。”她父亲常带着微笑对她说。

要是说到她母亲爱她父亲这一点，她父亲所说的绝非言过其实。蕾安娜不认为这世上还会有别的夫妇比她父母生活得更美满了。

他们并不富有，严格地说，应该算是穷苦的，可是那根本无关紧要。葛林威先生因伤退役后，就只靠一点退休金和一间破旧的房子，来养活他们一家三口。

尽管他动作生硬，并未全心全意务农，生活仍过得去。要想买几件漂亮点的衣服，或者一辆讲究点的马车，甚至想去伦敦玩玩，还不致于没有足够的钱。

他们认为最要紧的是全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虽然他们的家俱与陈设，都已破旧，看起来不象样子，可是蕾安娜仍然觉得家里永远充满了阳光和欢乐。

“那时候我们真快乐……非常快乐……”她想，“直到爸爸去世。”

葛林威先生突然死于心脏病，他太太遭此变故，痛不欲生，意志消沉，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蕾安娜眼看她母亲这般情景，苦在心里，却是一筹莫展。

“妈，来嘛！去看看我们喂养的那些小鸡！”她恳求着。有时候，还请她母亲陪她去溜溜马。这两匹马算是他们家目前唯一的交通工具。

可是葛太太整日坐在屋里不断地思念，不停地数着日子，盼望能早一日与她的丈夫重聚，就这样，她让自己的生命一天天消蚀下去了。

“您不能死！妈！”一天傍晚，蕾安娜狂乱地呼叫着。

她似乎觉察到母亲正悄悄地走向另一个未知的世界，而她母亲确信那是她的丈夫正等候着她的地方。

蕾安娜的母亲对她狂乱的呼叫声仿佛没有丝毫反应，她继续绝望地喊着：

“妈！要是您离开了我，我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我该怎么办呢？”

葛太太好象头一次发觉这个问题。

“你不能留在此地，亲爱的！”

“不能孤单一个人。”蕾安娜同意她母亲的说法，“还有，在您走后，就只靠那点微薄的抚恤金，我怎么生活呢？”

葛太太闭上了眼睛，好象“抚恤”这个字眼有点刺伤她。过了一会儿，她说：

“去把信纸和笔拿来。”

“您要写信给谁？妈！”蕾安娜一面好奇地问道，一面过去拿了纸和笔。

蕾安娜很清楚他们在此地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她的祖母来自得文郡（在苏格兰西南部），而且去世很久了。

她的母亲生长在利文湖（在苏格兰中东部）附近，结婚前原本是个孤儿，同她年迈的叔婶住在一块，可是那两位老人家也早在她来到南部之前就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难道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只是她从未与他们见过面。
蕾安娜这样猜想。

“我要写给一个人，”葛太太柔声地说，“我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她算是我的闺中密友。”

蕾安娜在一旁等着，不知道她母亲究竟要写些什么。

“珍妮和我差不多是在一块长大的，”她说，“因为我父母都已去世，每年我都会在她家里消磨好几个月，偶而她也会来我们家走走。”

从她的眼神看来，她是沉浸在回忆里了。她继续说道：

“珍妮的父母介绍我到爱丁堡的舞剧团里，那时我和珍妮差不多才十八岁。当我随你父亲离开苏格兰时，唯一让我遗憾的就是必须离开珍妮。”

“难道你们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吗？妈！”

“起初我们经常通信，”葛太太答道，“可是后来，我总是一拖再拖，迟迟没给她回信。”

她叹了口气继续说：

“以往每年圣诞节，我总会接到她一封情意深重的来信，可是，从去年起，她就再也没有来信了。”

她停了停然后说道：

“也许她曾写过……只是你父亲的死，实在令我太悲痛了，心里乱得很，哪还有兴致去过圣诞节呢！”

“那倒是真的，那段日子确实非常悲惨，够您受的，妈！”蕾安娜附和着。

蕾安娜的父亲是去年十二月中旬去世的。家里没有圣诞树，没有圣诞礼物，蕾安娜甚至连唱诗班也不让进到家里

来，因为她觉得那样会引起母亲更多的伤感。

“现在我要写信给珍妮，”葛太太说，“在我死后，让她好好照顾你，爱护你。就象我们小时候，彼此相互关怀，相互照顾一样。”

“别说您要离开我，妈妈！”蕾安娜乞求着。“我要您好起来，我要您和我在一起，帮助我照顾这个家，还有这块田地。”

她母亲并没有回答她。过了一会儿，蕾安娜说道：

“您应该很清楚，这正是爸爸所希望的。他决不愿看到您现在这个模样。”

“没有用的，亲爱的！”她母亲答道，“在你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已将我的心、我的生命一起带走了。我现在除了悲痛以外，已一无所有，只求能早日见到他，我们还能重聚。”

听到她母亲悲苦的声音，蕾安娜知道她再也不能说什么了。

她注意看着母亲写信，就在她看到信是写给谁的时候，不禁惊叫了起来。

“您是写给亚耳丁公爵夫人？妈！她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位朋友吗？”

“是的。珍妮的婚姻算是很美满的，”葛太太答道，“只
公爵的年纪比她大许多。我想，要是我当时遇见他，一定
兆的。”

“我想爸爸一定不会让您有这种感受吧！”

葛太太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父亲的时候，就爱上他了，”她答道，“他不仅英俊潇洒，穿上戎装，更是帅劲十足，而且另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那可真算得上是一见钟情了！”蕾安娜微笑着说，“爸也常告诉我，他是怎么爱上您的。”

“快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葛太太急切地问。

“爸说那时候他觉得闲得无聊，就常去逛舞厅，”蕾安娜说着，“他说他以前去跳过好多次舞，发觉苏格兰的女人粗俗呆板，毫无内涵，他正打算回到南方去。”

“继续说下去！”葛太太催促着，有好一会儿，她的脸上浮现出少女般的喜悦。

“后来爸遇见了您，”蕾安娜继续说，“您和一位他认识的军官在一个角落正高兴地跳着舞。爸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您，并且对自己说，这才是我要找的女孩！”

“我一和他交谈，就决定要嫁给他了，”葛太太激动地说，“我们就好象久别重逢的故友一样。”

“我确信一个人要是真的爱上了另一个人，往往就会这样的。”蕾安娜好象是在自言自语。

“我的乖女儿，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了这种事，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葛太太说，“到那时，你才体会得到，一旦发生了这种事，世上任何别的事都无关紧要了。”

当葛太太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的声音在颤抖。

“不管你父亲想要带我去哪里，我都会心甘情愿去。要是他想把我抛弃，就算磨破了脚板走到英格兰，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难道您不羡慕您的朋友嫁给一位公爵吗？”蕾安娜带着玩笑的口吻说。

“我从来不羡慕别人，”葛太太答道，“嫁给你父亲，我已觉得心满意足了！”

“爸和您的感觉完全一样。”

“你爸现在就在我附近，”葛太太用几乎发狂的声音说着，“他从未离开过我。虽然我看不到他，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那儿。”

“我相信爸会常在您身边的。妈！”

“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尽快去见他的理由。你懂吧？”

“我想我会懂的，妈！”

“去把这封信给寄了，快！”葛太太催着，“以后我也不必为你操心了。要是你父亲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信是发出去了，但还没来得及收到回音，葛太太已悄悄地与世长辞，去和她深爱的丈夫重聚了。临终时她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

她被葬在一所小教堂的墓园里——她丈夫的墓旁。葬礼过后，蕾安娜回到自己家里，想到今后不知何去何从，内心不禁徬徨起来。

一周后，回信来了。可是回信的人不是公爵夫人，而是亚耳丁公爵本人。信是写给她母亲的。

信上简略地告诉葛太太，她的朋友——公爵夫人已经逝世，并且继续写道：

公爵夫人虽已去世，那不要紧。果真如你所说，你将不久人世，那么我诚挚地欢迎令媛驾临苏格兰。

请转告令媛，要是“不愉快的时刻”真的来临，而她感到孤苦无依时，请她随时写信通知我。不过，但愿你的忧虑是多余的，祝福你早日康复。

这封来信确实让蕾安娜的心情宽松了不少，因为她已别无选择。

于是她立即写了回信给亚耳丁公爵。

她在信上告诉公爵，母亲已经去世，她非常高兴能去苏格兰，并且和公爵商量一下她将来的出路问题，只是怕太打扰公爵。

蕾安娜很有把握公爵一定愿意接纳她的。正因如此，她到处物色房屋和田地产业买主，甚至也打算处理掉她心爱的两匹马。

她小心谨慎地为这两匹马找一个好的“家”，使它们受到良好的看顾。

正巧邻近有位农夫是一位很和善的好心人，他同情她的遭遇，买下了这两匹马，出的价钱也比市场的价格要高。而且他还答应帮她去找房子和田地的买主。

蕾安娜体会到变卖房地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一小笔数目，也会为她解决不少个人经济上的困难。

卖马所得的钱，在偿还债务后，剩下一点留给她的马夫作为生活费用，倒也足够他维持一段日子。

可是蕾安娜将所有的事安排妥当后，反而迟疑紧张起来。她想万一公爵不愿接纳她，那该怎么办？

她的疑虑实在是多余的。

她很快地收到了来信，说她是多么的受欢迎，并且要她

立刻启程。

公爵在信上告诉她，先搭火车到爱丁堡，公爵的马车会在那里接她。

“带一个仆人来，好随身照料你，”公爵这样写道，“随函附寄汇票一张，作为购买两张头等车票之用。”

信上最后一句的嘱咐，反而使得蕾安娜困惑不安起来。

自从父亲去世后，他们家非但没有请过佣人，她自己还和村妇们一起替人清扫房子，赚点零用钱贴补家用。

她也很清楚，如果她想在本地产一个妇人随她一起去苏格兰，那一定会使她们大吃一惊。尤其是要她们搭乘声音嘈杂、烟雾弥漫的火车，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些乡下人的眼里，火车就好象是史前的怪物一般。

“我只能独自去，”蕾安娜心里盘算着，“到时候只要向公爵解释说，在我动身的时候，一时找不到一个令我满意的仆人同我作伴就好了。”

她回头想了想，又觉得好笑，公爵哪会是这么好骗的呢！他一定知道，我是多么穷，母亲所过的生活，要是同公爵夫人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差得太远了。

想到这里，她才第一次觉察到身上所穿的这件平布衣服，还是她自己在母亲的帮忙下做成的，公爵不把她看成一个叫化子才怪呢！

公爵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她一点概念也没有，只是她曾经听她母亲谈起过那些住在宏伟城堡里的贵族们。那时候，她母亲还是个少女，曾在爱丁堡参加过那些贵族们在豪华大厦里举行的盛大舞会。

蕾安娜环顾了一下四周，发觉她自己的家竟是四壁萧条，破烂不堪。

他们一直没有足够的钱来整修房子，不过，在她即将离开的前夕，才感受到一所房子是否值得留恋，是取决于住在这所房子的主人，而不是房子的本身。

“本来嘛！我就是我，管他公爵把我看成什么。”她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

蕾安娜虽然强自安慰，但看到别人衣着华丽，内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在她临上火车前，她仍然觉得她的衣着实在太寒酸了。不象别的女乘客们，都是穿着带里衬的衣裙，显得风姿绰约。她的帽子是用廉价的缎带装饰的，随身携带的行李，看起来也与她所坐的头等车极不相衬。

她没有察觉到那些站在月台上的男士们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其实那些男士们并没有留意她的衣着。倒是她那张小小椭圆形的脸蛋以及那双大而略带忧郁的灰色眼睛，确实惹人怜爱，还有那一头柔软美丽的秀发，更将她的肌肤衬托得洁白晶莹。

蕾安娜的鼻子秀丽挺直，甜美玲珑的嘴唇，带着充满生命欢乐的微笑，在她未失去双亲之前，从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挑夫在女用车厢替她找到了一个隔间座位，在开往爱丁堡的途中，她觉得旅途非常舒适愉快。

她发觉到爱丁堡的这段路程，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她所带的食物不够。幸好，火车沿途停靠大站时，还可以买东

西储放在她那只难看的竹篮里。

火车终于抵达了终点，她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对眼前的事物，反而觉得新奇与兴奋。

公爵的马车看起来比她以前所看过的都要豪华，坐垫柔软舒适，那床皮质的毡子，在八月底这种暖和的天气里，根本用不着，想是用来摆场面的。

那些银白色的配件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来。

马车由四匹马牵引着，马夫身着深绿色制服，戴着头盔。制服的钮扣擦得雪亮，看起来气派十足。

蕾安娜心想，仆人们看她独自一人来，一定感觉非常奇怪。可是他们却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当他们停歇在客栈时，仆人们费尽了心机，把她的起居安排得妥妥贴贴。

亚耳丁是一个小郡，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的罗斯郡与印威内斯郡之间。蕾安娜从地图上找到了亚耳丁的所在。她发现从爱丁堡出发，在抵达亚耳丁边界之前，他们还必须向北走一段路才行。

翌日清晨启程后，路途比早先的更为崎岖不平，乡野也更为荒凉了。

一路上很少见到村落，大约有一小时的行程，在那一片紫色的草原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没遇见一个旅客。

可是对蕾安娜来说，周遭的一切，竟让她感觉如此的美好，仿佛一个美梦即将实现。

“难怪妈妈会想念苏格兰！”她心里这样想。蕾安娜甚至觉得比她原先想象的还要美。

就在他们停下来，吃完了一顿美味可口却过于丰盛浪费的午餐后，天气就变坏了。

③

清晨风还是微顺柔和的，可是现在，从海面吹过来的风，却令人感到潮寒而刺骨。阵阵的暴雨，使得蕾安娜不禁为这几匹马起了怜悯之情。

他们爬越过一段约一小时的山路，路况非常良好。接着却进入一条狭窄的路面，横过寸草不生的荒原。

狂风呼呼，蕾安娜这才庆幸有那条皮毡，可以用来抵挡扑钻进来的寒风。她真想再从行李箱里拿一条披巾出来围在肩上。

她将皮毡拉拢了些，希望在天黑之前，这阵风雨不致耽误他们的行程。

她有一种感觉——当天黑时，这个荒原上一定非常恐怖。她还认为只靠挂在马车上的那几盏灯笼赶夜路，那绝对是不够的。

风似乎逐渐地增强了。

她想两个坐在车厢外的马夫，这时候全身一定湿透了。他们所戴的高顶帽，随时有被刮落的可能。

一阵阵猛烈的强风把马车吹得摇摇晃晃，真好象猫口中的老鼠般，岌岌可危。

这种气候，特别是对蕾安娜而言，竟是如此的反覆无常，令她无法适应。

当他们驶到了一个好象是峭壁的顶端，突然，响起了一阵磨擦的声响，几乎同时，马车猛然停住，急剧地震了一下，蕾安娜惊吓得大叫了一声。

嘈杂的声响，使蕾安娜慢慢地甦醒了过来。

似乎有人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挥仆人，同时她还听到马奔跳的乱蹄声，以及马夫们抚慰着马的轻呼声。

她发现自己已不是在马车中，而是躺在地上。她睁开眼睛，看到一个人的脸庞在她眼前晃动。

她凝视着他，朦朦胧胧地，心想，这个人她以前从未见过，他的外表竟是如此的出众。

过了一会，他用很平和的语调说：

“一切都很好，你不必害怕了！”

“我……我是……不……”她尽力地想说点什么，可是她的前额似乎受了伤，讲话有点困难。

“我想，最好是将这位小姐尽快护送到城堡去，”她听清楚了这个人的讲话声。这时，她才发觉他是跪在她的身边。“我会打发人去帮你将翻了的马车弄起来，将马牵到我的马厩里。”

“真是太好了，谢天谢地！”

刚才和她讲话的这个人，取下他左肩上用来夹住花绒披风的那枚水晶胸针。

“你能坐起来吗？”他问蕾安娜，“假如可能的话，让我用披风把你包住，这样会使你暖和一点。要想躲避这一阵风雨，我想骑在我的马上赶路，该是最快的方法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扶她站了起来。

他用披风盖在她的头上，然后抱起她走了几步，一个马夫牵着一匹马站在那里等候他们。

他轻轻地扶她上了马，并且叮咛另一个人将她扶稳，然

后，他非常轻快地跳上马，坐在她的后面，并且用一只手抱住她。

她的头部因受了伤，一直觉得昏昏沉沉，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大家出发时，她才回过头来看了看。

她看到公爵的马车翻倒在路边，马已经从车辕上解下来了。

强劲猛烈的风，迫使她将脸转向后座的人，并且把头斜靠在他的肩上。

她觉得他的手臂正紧紧地环抱着她。

“此地离我的城堡并不算远，可是如果用马车送你到那里，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我真……谢谢你。”蕾安娜表示由衷地感激。

“不必客气！我只是恰巧路过那儿，这都是我该做的。”

他们骑了一段路程，风仍不停地刮着，寒风甚至透过这条厚厚的披风。但蕾安娜却觉得有一股暖意从这位救难者的身上散发出来，因而使她感到非常温暖舒适。

很自然地，她又向他靠近了些，然后抬起头来向上望了一眼，她看到一个微笑出现在这张坚定而沉着的脸上。

“你完全没事了吧？”他问。

“我想我的头可能是……碰撞在车窗上……受伤了……”

蕾安娜答道，“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人受伤。”

“这点你放心好了，我们已查清楚并没有其他的人受伤，你尽管安心地同我回城堡去。”

他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好像被风刮走了似的。所以蕾安娜觉得这时候还是不要说话的好。